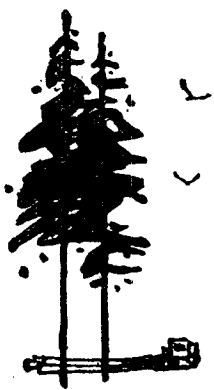


开山斧

短篇小说集





6077/63
开山斧

短篇小说集

松江河林业局革命委
员会政治部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开 山 斧

松江河林业局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2年7月第1版 197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091·581 定价: 0.50元

目 录

党委书记	朱春雨	1
青石河上	成三德	27
锯轮飞转	姚力	41
开山斧	隋洪润	55
老肖师傅	邹鹤熙	74
火车头的故事	栗章英	79
翠谷鞭声	徐功成	92
木材销售员	隋洪滋	104
尺竿	范海涛	111
志在青山	曹红兵	124
副队长	马传祥	133
红艳艳的枫叶	郝慕	142
山场上	王福鳌	159
奋斗	虞鸿	176
后记		192

党 委 书 记

朱春雨

—

组织上把老耿旺调回到老地方：担任铁臂峰林业局党委书记。他虽然上任才一个多月，在这铁臂峰林业局里，除了铁沙河经营区的副主任赵德榜没见到，剩下所有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他都谈过话，有的还搞得火热忒熟。老耿旺亲自主持召开过两回基层干部会，铁沙河经营区都是老书记刘春山来的。这期间，老耿旺特意去过一趟铁沙河。可人家赵德榜忙得不可开交，晚上住在山场拖拉机库里了。当晚，老耿旺要不是被护林员阻拦，又加上第二天局里有紧急公事，他真想追到山场上，好好见识见识这位抓不着影的新干部。

老耿旺想见到赵德榜的心这么切，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赵德榜是老林业工人赵志武的儿子。四七年老耿旺到铁臂峰组织建局，为解放战争生产军用木材，赵志武和刘春山都是打头阵的人物。转年，耿旺介绍他们入了党。抗美援朝战争中，赵志武英勇牺牲在木材生产第一线，把一腔子革命热血洒在铁臂峰的大山上。五四年夏天，老耿旺调往大西南，领人到金沙江一带搞森林资源勘察，临走那阵儿，赵德榜还是

1

个上树捅老鸹窝，下河摸蛤蟆的孩子，寄养在刘春山家里。除了一把黄扎扎的头发，别的都没在老耿旺记忆中留下什么具体印象。革命风雨急，一晃十八个年头过去了，老耿旺又回到铁臂峰来。消息随着树涛滚，传到七沟八岔十三岭，相熟的老同志不是抽空见面扯几句，就是打个电话来，弄得老耿旺倒有几分应接不暇。从这些人嘴里，老耿旺知道赵德榜确实出息成了一个能干的把式，有股子猛打硬拼的劲头，要说当干部做领导，还是初学乍练，得嘱咐老书记刘春山好生带带哩！赵德榜在铁沙河经营区主管生产，工作上不赖歹，一连三年提前并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对于一个老林业局里的老经营区，不是一桩简单的事儿。老耿旺听了这些话，详细地记在用白纸订得规规矩矩的小本本上，卷上一根黄烟叶，慢慢地抽着……他脑子里考虑到党委工作中的一个重大议题：一大批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青年积极分子被革命的群众运动推上了领导岗位，各级党组织，增添了大量的新鲜血液。随着这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给老一辈干部带来了一个如何培养好新干部的新课题。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老耿旺的思索，他拿起话筒说着“就来就来”，从抽屉里拉出自己连夜准备好的讲稿，去基层领导干部批修整风学习班作动员报告去了。

会间休息时，老耿旺找到了铁沙河老书记刘春山，问：“赵德榜又没来？”

“没来。”刘春山点点头。

老耿旺神色严肃地问：“怎么总是你来？”

刘春山摩挲着花白的胡楂子道：“都来，经营区里的工作

撂下？”

“你这经营区的书记是专抓开会和学习的？别人是专抓木头的？”老耿旺眼叮叮地瞅着刘春山。

刘春山把烟口袋递过来：“你呀，对我现下的打算，可说是一点也不了解。”

“怎么个不了解？你说说看。”老耿旺接过烟口袋，撕下一条卷烟纸……

“我，你是知道的，从小当木把，解放了当林业工人，山场上那一套熟门熟路，从大肚子锯、马套子，一直干到油锯、拖拉机，管这一摊，我敢说，不能张罗得出彩叫绝，也闹他个八九不离十。赵德榜可就不一样了，红旗下长大的，当了几天集材员，专业分工那么细，能见识个啥哟！如今他要管生产，你不给他点机会，抓紧练练，能行？”

“你说的有一面是对的，就是大胆使用，让他在实践中练本事。”老耿旺把烟点着。

“是嘛，我的想法对路子吧？”刘春山这才坐下来，慢条斯理地用舌头去舔卷烟纸。

老耿旺抽了两口烟，说：“没想想，你这里头有个怎么练，先练什么，后练什么的道道没有？”

“怎么练都得练，只管让他干，那些都好说。”刘春山烟也不点了，说：“老伙计，对待培养新生力量，咱们可得满腔热情啊！”

“光有热情就中？”

“固然还有严格要求咧，这我是不含糊的，布置任务，检查成果，这紧要的关口我是把得死死的。”

“这么说，你是不管他怎么完成喽？”

“总得给年轻人创造点经受锻炼的条件，让他发挥创造性儿嘛！”

老耿旺沉思了一下，又说：“满腔热情也好，严格要求也好，创造条件也好，都得串在路线上才妥当。”

“瞧你扯哪儿去了，太过劲了吧？”刘春山也许是听了老耿旺这话，觉得有点说得过重些，再不就是那“蛤蟆头”烟叶子呛的，一门劲地咳嗽起来。

老耿旺呢，一点也没在乎他的情绪变化，老同志了嘛，总得一锤子一斧子直来直去地说话才对，就干脆挑开了：“不见得吧？我倒要对这个问题好好调查研究一下。……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先和你打个招呼，心里头有个数，这个月任务要给你们增点，多少没定，怎么样？你们铁沙河经营区当然不会放弃这个为革命多做贡献的机会喽！”

“这你尽管放心，要论完成任务，前头有赵德榜顶着，后头有我兜着，只管加！”

“老伙计，得掂量周全点，脚踏实地最重要！你先别夸海口哟，就不兴有前头顶不住，后头兜不了的时候？”

“嘿，你呀——”

会又开始了，谈话也就这么暂时中断了。

二

学习班刚结业，刘春山连夜就要穿林子回铁沙河，老耿旺看看天正下着冒烟雪，怕他路上有闪失，劝他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去。刘春山哪肯，凑到老耿旺耳边小声地说：“你不是

说这个月咱铁沙河任务要增吗？”

“这就坐不住凌霄殿？”老耿旺这才明白，原来如此。

刘春山说：“德榜在家里一人当两人用，我在这消停一宿？”

老耿旺仔细端详着刘春山的神色，说：“你是想赶快回去，好在后头兜着？”

刘春山笑了笑，到底当夜走了。

半个月后，可真应了老耿旺那“前头顶不住，后头兜不了”的话来。正在老耿旺准备到铁沙河经营区蹲点的时候，传来信儿说，刘春山和赵德榜，不知因为什么闹扭了。转天，老耿旺又收到了一封署名铁振远的群众来信，信上从降低伐根问题谈到刘春山带赵德榜的问题，最后还请求老耿旺回答一个问题——光凭干劲能不能干好革命？老耿旺怎么回答？他还不摸底细，因此，他读完信之后，咔地一声关上花镜盒，操起电话就问有没有开往铁沙河的车。接着，在棉胶皮鞢腰上打起了白绑腿，朝森林铁路的小车站走去。

最近几天，铁臂峰一带，一直漫天飘雪。过半夜，大雪停了，北风嗖嗖地抽碎天上的大块云彩，刮散地上的浓重冷雾。十五的月亮分外的亮，三星歪在西南山垭口上，山林树木都映在明晃晃的雪光里，连那森林铁路进站口上的扬旗板，离老远也看得清清楚楚。一座木刻楞的站房，敦敦实地座落在山坎上，门口挂盏耀眼的聚光灯。灯光中，有一群人推推搡搡地拥进站房，呛人打咯儿的冷气随这伙人的脚跟飞快地钻进来。屋子里生个大炉子，有人往炉膛里添了块木片子，呼隆隆地烧起来。屋里的人有男有女，是一伙年轻

力壮的人，有背斧携锯的，也有拿筐带篓的。热烈的谈话、争论和推心置腹的唠嗑声，淹没了炉膛里桦子的燃烧声；“唉，说个消息，听说这个月咱铁沙河增加任务啦，干吧！”“伙计，多少？”“一千五百立方米。”“还那个干法呀？哼！”“那个干法怎么啦？你这话让赵德榜听着，准说你没有干劲儿……”“怎么？他赵德榜还不兴别人提意见！”“听说没有，新来的局党委书记老耿旺就要到咱铁沙河蹲点啦！”

末尾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却引起了大伙的注意，一下子把话头转到了老耿旺身上。他们这伙人和老耿旺都不相熟，老耿旺在这铁臂峰的年月，这群人大都是孩子。这回老耿旺回来还不到个把月，有人打过一两回照面，有人连见还没见过。但是，老耿旺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们从上一辈林业工人那里，听过不少关于老耿旺的故事。他们凭着这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猜模着一位林业老英雄的形象：“咳，老耿旺带领林业工人斗把头那阵儿……”“那也没有老耿旺青龙桥抢险叫劲儿！”“你就知道个‘险’，我看，最叫人动心的，要数老耿旺领人‘踏查’遇山洪，他把干粮留给工人，自己偷偷地吃野菜这个事儿！没听说？他吃得浑身都浮肿了……”

“你们说的这些呀，都是当年的事儿，你们见过现在的老耿旺吗？”炉子旁边，一个扎红头绳的姑娘把皮帽子往空中一扬，大声大气地说。

全屋立时鸦雀无声了。

一个背油锯的膀实小伙子眨眨眼，抢上一步，问道：“这么说，你见过老耿旺？”

“当然罗！”姑娘兴奋地从凳子上跳下来。

“亲眼见的？”小伙子追问。

“那还用说，不光是亲眼见的，而且还有一段新故事！”
她的话音刚落，人们哄地从四面围拢来：“快讲讲，快讲讲！”

那姑娘这会儿倒沉着起来，用牙根儿咬起一根红头绳紧辫子；紧完辫子，才慢声悄语地说起来：“那天傍黑，我在护林哨上值岗，老远瞅着有一个人，打铁臂峰后转过来。我跳下了望台，把他拦住了，一看，是个老头儿。跟他要‘进山证’，他说忘在大衣里，大衣呢，还留在咱铁沙河经营区的办公室里。这可奇了！我就问他上山干什么，他说要见赵德榜。我一听要找咱副主任，就问他是那儿的， he说是扁里的。问他叫什么名儿，他说叫耿旺。噢，老耿旺！党委书记！我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头戴顶旧狐狸皮帽子，脚穿双胶皮靴，个头儿矮矮的，长相平平常常，觉得不像啊！我就把他扣下了，一扣就是半拉钟头。他急了，从上衣兜里掏出块露铜的老怀表看看，问我了望台上有没有电话。我一想，了望台上有没有电话，可不能随便告诉生人；你们没见，那电话线儿都是隐藏着拉的，我说没有。就这样，又等了半拉钟头，他说要回经营区办公室去。我哪能轻易放他走，拦住他。他说话了：‘怎么？回去也不行？’我说‘这是制度。没查清以前不能走’。他一听，笑了：‘好吧，既是制度，没说的，等你查清再说吧。’看，他还挺守纪律的！就在这功夫，老书记刘春山打山场回来，证明了他真是老耿旺，才救了他的驾。我怪抹不开的，跟老书记刘春山说，我真没想到他真是耿书记。你们猜老耿旺见我这个模样咋说来？”

“咋说来？”大伙急切地问。

“老耿旺揉着老书记刘春山的胳膊乐起来：‘老伙计，真有你们的，这就是新一代的铁沙河人吗？好哇，有革命责任心！’老书记刘春山美滋滋地抿着嘴，说道：‘要不是长起来这么一茬子人，我把铁沙河撒手叫他们经管？’老耿旺哦了一声，问老书记刘春山：‘听你口气，你是满足了？’老书记刘春山头一点，眼一眨：‘嗯，也可以这么说。’”

那姑娘学着老书记刘春山的动作，要多像有多像，引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就在这笑声里，站房的门轻轻地开了，大伙回身望过去。

那个扎红头绳的姑娘眼尖，一下子就认出来：“耿书记！”

小青年们一个个肃然地注视着老耿旺。

“嗨——在这儿又遇上了你，这一回，我可不怕你盘问。”说着，老耿旺真的从兜里掏出了“进山证”，擎在那扎红头绳的姑娘面前。嘿嘿，刚才那一瞬间的紧张空气，不知咋的，一下子就烟消雾散了。老耿旺和这一伙子年轻力壮的人们，又是说又是笑，唯独那个背油锯的膀实小伙子不吭不响，瞪大了眼睛，瞅着老耿旺的背影想心事……他没发现老耿旺回过头去看他，可他却引起了老耿旺的注意。

三

不说这一头老耿旺前往铁沙河，再说那天晚上，老书记刘春山打局里学习班结业回经营区，带来这个月铁沙河任务要增加的消息。经营区革委会副主任赵德榜，第二天一早就在全经营区职工大会上豁着嗓门喊了出去：“……没说的，干

了！革命嘛，要拣重担子挑，没说的！大伙还说啥吗？通——”

一个“通”字刚出口，那个“过”字还没露头，有个虎生生的声音顶上来：“谁说‘没说的’？”

大伙立时把眼珠儿转向那说话的人。

坐在炉子旁的刘春山，刚才还在品着赵德榜那嘎巴溜干脆的派头，这会儿也愣了，定神一看，是油锯手铁振远。

铁振远从人堆里站起来，憋声憋气地说：“你光提个‘干’，还得有个措施吧？还得有个招儿吧？困难还不少哩，得跟大伙核计核计，要不怎么干？完了。”

赵德榜一听这话，白楞一下眼珠子，有点火。在他看来，他正在鼓劲儿，铁振远那儿提困难，这不是泄气吗！就顺口冲了一句：“你说怎么干？”

这一冲砸了锅，铁振远一甩袖子坐下了，再也没开腔。你瞧这个会还咋开？没法了，老书记刘春山忙站起来给“兜”着，左说右讲，其实也没“兜”住，大伙还有意见。会散了以后，老书记刘春山就把赵德榜说了几句，还让他跟铁振远检讨检讨，赵德榜眉毛竖起来：“检讨，我那儿错了！”

“起码你的态度不好。”刘春山说。

“态度？”赵德榜不以为然，“老天还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何况人，谁还没点肝火！”

老书记刘春山不知是气还是急，嘴唇子直哆嗦，他万没料到，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人竟会这样！又憋气，又窝火，说：“好，你不检讨，我替你！”

这事儿过去了，在铁沙河经营区调度室的生产流水示意线上，也没引起什么波折，箭头照常往上升。刘春山里头可

划开了问号：赵德榜是在自己眼皮底下长大的，啥功夫变成这样？他找不出根由来。

他们两个人，就这么闹拧了。

这事儿传到局党委书记老耿旺的耳朵，已是三天之后，那是刘春山实在憋不住了，在一次汇报工作的电话里说了。说完，刘春山还有些后悔：自己结下的扣儿应该自己解，干么把矛盾上交？然而，老耿旺对解这个扣儿倒大有兴趣，紧三促四地顶上来，非要弄个水落石出。

不过，局党委书记老耿旺，并没有先到经营区去找刘春山“交换情况”，他要亲自下这铁沙河探底，从群众中一点一点地寻蔓找瓜，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在铁沙河经营区车站一下车，就一头钻进木刻楞的站房里；第二天，又和工人一同来到山场上。

在山场上，油锯手铁振远的操作和别人不一样，他双腿跪在雪地里，一只脚蹬着个树桩子，躬着腰，提着锯，两个肩膀头跟着马达抖。油门一加大，一股青烟里，锯链溅起的木屑和雪沫子飞出来，扑在脸上，跟满脸汗水合在一块儿，一条一缕地往袄领子里头灌，也顾不得揩一下，把全副精神都用在那哗哗转动的锯链上，连背后走来两个人他都不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那位扎红头绳的护林员姑娘，一个是局党委书记老耿旺。

“就是他吗？”老耿旺问。

“就是他。”

“好象见过？”

“昨天晚上他也在站房里。”

“对对，他是背着油锯站在墙角里。”

“嗯。他最近是身不离油锯，一到休班就是到机修厂找人研究调整锯链子的事情，他要从锯齿儿到伐木方法来个大改革哩！”

“啊！”

扎红头绳的姑娘接着跟老耿旺说：“你看他是 怎么 个 伐法？那不，紧贴大树的水根。”

“规定伐根高度不是底面直径的三分之一吗？”

“他说：‘那是一般规定，咱心里得有个高标准。降一寸伐根，就给国家多生产一点木材。一棵树多一寸，十棵树多一尺。一年一个锯手要伐多少棵树呀，算起来可就是笔大帐啊！’”

老耿旺不言语了，他觉着有一个什么东西，明光光地在心头一闪，不，不是在心头，是在眼前。他看清了，那是油锯手铁振远的两条棉裤腿子，上面结着厚厚的一层发亮的冰……

护林员奇异地望望老耿旺，问：“要把这笔帐算一算吗？”

“不、不，”老耿旺摇摇头，接着又说：“要算、要算！”

护林员这个机伶的小姑娘被弄得莫名其妙：“耿书记，你说什么？”

老耿旺这才转过头来说：“我是说，你计算一下，铁沙河经营区里，有多少人赞成铁振远这种想法的。”

“要说赞成，都赞成。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一到具体问题上，态度不一样。”

“赵德榜怎么个态度？”

“赵副主任说，想法好。可是搞试验不行，现在忙，以后再说。又说，也别老抠树根上那点油水，意思不大。先按规定干，‘规定’也是革命的标准嘛！你光想你那个伐木关，我可得掌握全盘啊。”

“他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么说的。”

“走，到跟前去！”老耿旺刚要迈步跨过一根横倒木，铁振远“叫”起“山”来；那棵大树轧轧的断裂声震动得山都发颤，庞大的树冠上抖落着积雪，先是缓缓地倾斜，继而越倒越快，最后轰然一声，碰在地上。跟着，这块儿的林子里扯起了白茫茫的雪幕。

老耿旺赶上前，扳住铁振远的肩膀说：“小伙子，咱俩唠唠。”

铁振远一动不动，木然地站在那儿，寻思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耿书记，我写的那封信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老耿旺回答说。

“你说我该不该现在给你写这封信？”铁振远那么膀实的小伙子，这会儿腼腼腆腆地低着头。

“当然应该。”老耿旺回答了一句，忽然若有所思地又问：“你跟赵德榜谈过？”

“谈过。”

“他怎么说？”

“他说我不看火候。这么忙，搞啥革新？过几天再说。”

“跟刘春山谈过？”

“谈过。”

“他怎么说？”

“他说，副主任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怎么？副主任说话不好使，还得找我呀！别不把副主任放在眼里，生产上的事，我还得服从他领导咧！”

“这就是了，既然都谈过，他们又不支持你，你就该给我写信。”

铁振远听老耿旺这样一说，赶忙为刘春山辩解：“耿书记，可别怪咱老书记，他也是为了给德榜树威信，好工作。”

“嗨，看看，你们和老书记刘春山心贴得好近哟！来，坐下唠。”老耿旺伸手一摸铁振远的裤脚，天哪，冻得象钢板，一走一哗啦。不由心头一热，问道：“你这么干，伐一棵树得在雪地里跪上多大工夫？”

“平均十五分钟。”

“一天跪多少起？”

“没算过。”

“反正雪也‘卧’化了，裤子也湿透了。”老耿旺爱惜地抬起铁振远一条腿，“要都老是这么干还成？”

“我想改锯齿，减少跪在地上的时间，进一步改锯机，可以不跪着操作。”

说到这，老耿旺摸出老花镜来，戴上，仔细地打量起铁振远来：山风吹黑的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可那心胸装得下这大山老林！这就是新一代的铁沙河人。往前望，终年不冻的铁沙河里，桃花水掀着大浪往西淌。两岸的山上人工林已经郁闭成荫。

“好，小铁，你干吧，刘春山和赵德榜那儿，我负责做